



台灣也有「聖戰士」？ 國境管理與涉外執法的新挑戰^{*}

王孟平^{**}、張世強^{***}

摘要

法國巴黎諷刺媒體《查理周刊》的恐怖攻擊事件震撼全球，不僅再度凸顯出多元文化與移民社會的問題，也引發全球對於「本土恐怖主義」威脅的憂慮。透過描繪「伊斯蘭國」發展的特徵，以及「本土恐怖主義」對於歐美各國的挑戰，本文嘗試以此出發，反省台灣既有國境管理與涉外執法分工、法令及制度，能否因應此種新形態的恐怖主義，並尋找外事警察在此發展趨勢中可能發揮的積極角色。

關鍵字：查理周刊、本土恐怖主義、聖戰士、伊斯蘭國

* 誠摯感謝匿名審查人針對本文悉心提供的正面肯定及寶貴建議，特此聲明致意。正如內文所示，今日「本土恐怖主義」帶來的挑戰與威脅，儼然已經成為全球無法規避的棘手課題，而各國也已開始著手積極因應。撰寫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便在於有感當前台灣對於「本土恐怖主義」潛在的威脅認識尚淺，希冀藉由本文的耙梳、整理和現制分析，提出一個可供後續研究深入的出發點。誠如審查意見所示，在台灣面對「本土恐怖主義」的過程中，如何重新界定涉外事件內涵並強化外事警察角色，無疑也是一個極具實務貢獻的討論主題；唯囿於本文之限，為較能完整處理此一重要論題，可能必須留待日後另行專題為文加以申論，在此一併敘明。

**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教授。

*** 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Jihadist in Taiwan? A New Challenge for Border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Wang, Meng-Ping*, Chang, Shih-Chiang**

Abstract

The terrorist shooting of French satirical weekly newspaper *Charlie Hebdo* has not only raise the questions behind the multicultural and immigrant society but also the global worries about homegrown terrorism. By exploring the sudden rise of Islamic State (IS) and the emerging threat of homegrown terrorism, this article try to put forward a reflection on the border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in Taiwan.

Keyword: Charlie Hebdo, Homegrown Terrorism, Islamic State, Jihadist

* Professor,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School of Foreign Affairs Polic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of Kang Ning.



「伊斯蘭國威脅伊拉克、敘利亞和中東人民……倘若未加箝制，這類恐怖主義威脅勢將與日遽增，延伸此區之外……威脅美國及其盟友……我們的情報系統相信，數以千計外國人士投入敘利亞和伊拉克，包括歐洲人和美國人，他們接受嚴格戰鬥訓練，回國之後進行致命的攻擊。」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ISIL, 2014）

壹、問題意識

2015年1月7日，法國巴黎諷刺媒體《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遭到重大恐怖攻擊，多名週刊重要幹部及員警遇害。事件主謀為二名聯繫於「基地」（al-Qaeda）組織的阿爾及利亞裔法國公民，因為不滿《查理周刊》污衊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憤而發動恐怖攻擊行動（Major manhunt for Paris gunmen, 2015）。稍晚，包括猶太超市在內，法國更發生多起零星恐怖攻擊事件（Witte, 2015）。

事件一出，舉世震驚。不僅歐美主流媒體同聲撻伐恐怖暴力，並捍衛「言論自由」價值，多國民眾也紛紛舉起「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標誌，給予溫暖及奧援。40多國政要，更破天荒地攜手走上街頭，參與法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恐遊行活動（巴黎舉行百萬人反恐大遊行，2015）。《查理周刊》恐怖攻擊事件，不僅再度激化法國內部多元文化社會衝突的矛盾，凸顯歐陸穆斯林與移民問題，也日益加深歐美各國對於「本土恐怖主義」（Homegrown Terrorism）的憂慮。

我們可以看到，在此之前，2014年9月，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和《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分別報導，多名投入敘利亞內戰的英國籍「聖戰士」（Jihadist）宣稱，他們希望平安返國並免於訴追。因為他們原本遠赴海外投入敘利亞內戰的目的，係為對抗敘利亞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但最終卻捲入各反抗組織之間的鬥爭及仇殺，導致真正投入聖戰的初衷「幻滅」（Coghlan, 2014）。

面對此一海外參戰公民的回歸訴求，英國政府甚感兩難。一方面，從2010年底北非「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爆發以來，包括英國在內，歐美國家始終扮演推倒阿拉伯世界獨裁政權的暗樁。不可否認，英國公民自願投入敘利亞內戰，英國外交政策的立場也是一個重要的驅動力量；另一方面，更令英國感到憂心忡忡的是，倘若沒



有充分的犯罪事證，當前境管政策和涉外法令，似乎無力阻擋具有英國公民身份的海外參戰人士回國；然而，這些曾經接受嚴格軍事訓練並密切聯繫恐怖組織的「聖戰士」，卻隨時可能「裡應外合」發動奇襲，為英國國內治安蒙上一層濃濃的陰影。

事實上，除了英國之外，許多歐洲國家也正面臨同樣的尷尬處境，甚至情況更為險峻，特別是2013年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或簡稱「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激進組織的迅速崛起，不僅透過「前所未見」極端手法（例如：一系列公然「斬首」無辜記者和人質的聳動影片），強烈衝擊區域生態及世界秩序，也吸引越來越多歐美各國青年投入「聖戰」（Jihad）行伍。此種嶄新的發展趨勢，也讓歐美各國對於「本土恐怖主義」的憂慮日益加深。前揭引文，美國總統歐巴馬針對近來「伊斯蘭國」安全威脅的發言脈絡，亦繫於此。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本土恐怖主義」迫在眉睫的威脅，正當歐美各國急思對策之際，位處偏遠東亞一隅的台灣，卻似乎尚未充分認識並及早因應此一嶄新恐怖攻擊的威脅；然而，就在恐怖活動日益全球化、資訊媒介趨向分眾化，以及台灣社會組成不斷多元化的環境之下，誰又能保證台灣未來一定可以避免「本土恐怖主義」的出現？同時，也絕對不會出現海外參戰的「聖戰士」？倘若，果真出現國籍公民海外參戰的情況，令人不禁感到質疑的是，當前台灣的法令、制度和政策思維，是否又能應對此種嶄新形態的威脅，特別是在國境管理和涉外執法的面向？

職是之故，透過描繪「伊斯蘭國」發展的特徵，以及「本土恐怖主義」對於歐美各國的挑戰，本文嘗試以此出發，反省台灣既有國境管理與涉外執法分工、法令及制度，能否因應此種嶄新形態的恐怖主義，並尋找外事警察在此發展趨勢中可能發揮的積極角色。

貳、「伊斯蘭國」的二大特徵：科技化與全球化

今天「伊斯蘭國」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至1999年「一神教及聖戰團體」（Jama'at al-Tawhid wal-Jihad, JTJ），由約旦籍的伊斯蘭激進份子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創立。後來，該組織成為「基地」組織的從屬，成為「基地」組織在伊拉克的重要分支（因此又被稱為「伊拉克基地」（Al-Qaeda in Iraq, AQI）），扎卡維



也成為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之下的第三把手。¹2006年至2013年，聯合其他激進組織並更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ISI）。2013年8月，由於勢力拓展至敘利亞，該組織再度更名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或「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ām, ISIS）），亦即俗稱的「伊斯蘭國」（Zelin, 2014）。

「伊斯蘭國」屬於「遜尼派」（Sunni）伊斯蘭激進「聖戰」團體，企圖在今天伊拉克及敘利亞一帶（該組織名稱中的「黎凡特」一詞，便係為一個不精確的舊時地理名稱，位於地中海東岸、阿拉伯半島以北，以及美索不達米亞以西的區域；al-Shām一詞，也係指「大敘利亞」（Greater Syria）之意，包括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地），建立符合純正伊斯蘭教信仰和律法的政權，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在中東劃定的政治疆界。2014年6月29日，不畏伊斯蘭世界的漫天爭議，現任「伊斯蘭國」領袖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正式宣佈建立「哈里發國」（Caliphate），並重拾傳統伊斯蘭世界政教領袖的封號，自封為「哈里發」（Caliph）。²

儘管曾經從屬「基地」組織系統，但隨著近年自身勢力的不斷壯大，企圖心強烈的「伊斯蘭國」也正式宣告與「基地」組織分道揚鑣。2013年中，「伊斯蘭國」利用敘利亞內戰和伊拉克混亂局勢乘機坐大，開始取得重大軍事進展，特別是攻陷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蘇爾（Mosul）（掌控水庫資源的重要戰略城市），頓時引發鄰國高度關切。此外，刻意公佈一系列「斬首」和「屠殺」的殘暴影片，也讓「伊斯蘭國」迅速躍升成為國際媒體矚目的焦點，搶走其它激進組織的鋒頭，儼然就是當前歐美各國眼中最為惡名昭彰的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迅速崛起的背後，存在二個有別於以往的重要特徵，也使得其帶給今日世界截然不同的新挑戰：一個就是善於運用「新媒體」（New Media）科技，特別是「社群網路」（Social Media）的結合（例如：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與Instagram等）；另一個則是成員吸收展現全球性特徵，甚至包括大量歐美人士，有別於過往組織成員吸收多以中東地區或阿拉伯世界為主的情況。

¹ 扎卡維成為美國追緝的恐怖份子，2006年被美軍空襲巴格達（Baghdad）的行動炸死。

² 「哈里發」一詞，係指伊斯蘭世界的政教領袖。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去世後，繼任者便以「哈里發」名義，成為伊斯蘭社群政教合一的領袖。嗣後，隨著伊斯蘭世界的教派分化與政教鬥爭，「哈里發」逐漸淪為有名無實的象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隨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瓦解，此一稱謂也消失在伊斯蘭世界（Gunter and agencies, 2014；Withnall, 2014）。



首先，受到「社群網路」點燃「阿拉伯之春」的啟發，「伊斯蘭國」也非常善於運用「社群網路」和其它「新媒體」科技，藉以擁有不同於過往單一、緩慢而狹隘的資訊交換及傳播途徑，而能以多樣、即時且全球化的平台，從事廣泛的資金籌措、人才招募和組織動員。

就資金籌措而言，「伊斯蘭國」能夠擁有充沛戰鬥奧援和媒體經營能力，而被譽為「史上最富有的恐怖組織」（Wealthiest Terror Group in History），除了石油交易之外（Lock, 2014），傳播媒體科技的運用能力毋寧正是關鍵之一，而此種優勢也讓「伊斯蘭國」比其它恐怖組織更具競爭優勢；就人才招募而言，能夠掌握「社群網路」作為訊息媒介並善用多國語言發聲（非僅限於阿拉伯語），也是「伊斯蘭國」得以成功擄獲世界各地眾多青年追隨的原因；就組織動員而言，不同於過去賓拉登時代粗糙製作影片並辛苦傳送到卡達「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播放的過程，今天「伊斯蘭國」的任何戰果、動態、訊息、意識形態或行動指導，都能非常清楚而便利地傳播（「伊斯蘭國」不僅擁有製作高品質影片的能力，還曾在Google Play上架App軟體）；事實上，就連宣布建國也是透過「伊斯蘭國」的官方推特與臉書對外正式公佈，也無怪其能輕易搶進青年世界（陳瑞霖，2014）。

其次，儘管過去也不乏志願人士海外助戰的零星先例，但大量歐美人士爭相投入「伊斯蘭國」的現象，卻仍然是一個迥異於過往恐怖組織的重要特徵。在此特殊現象背後，引領人們思考二個重要問題：其一，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歐美人士熱衷海外助戰，更甚以往？究竟是哪些歐美人士投入「聖戰」？其二，實際海外助戰的「聖戰士」數量又是多少？

針對第一個問題，很顯然地，我們自然無法概括每位歐美「聖戰士」的個別動機，但就整體而言，仍然可以歸納為幾個可能的共通面向。一個最常被提及的海外助戰動機，就是歐美人士受到「聖戰」理念感召，希望保護伊斯蘭的理想、打擊墮落的西方價值，藉此教育世人並展現真正的伊斯蘭，並對於歐美強權長期干涉中東事務的作為深覺反感（McCoy, 2014；Maher, 2014）；此外，另一個常被提及的歐美人士海外助戰的動機，則牽扯當代歐美社會中複雜的世代落差、多元文化與移民認同的問題，而最能體現此種問題的角色，毋寧就是身處歐美社會中的穆斯林移民第二代。自小，這些穆斯林第二代青年便接受西化教育薰陶，希望藉此融入本地社會，儘管他們可能表現優異，但卻始終難以獲得主流社會的真正接納，導致出現疏離、隔閡，甚至是反抗（2005年法國的暴動，以及其他近年歐洲穆斯林問題的論辯，皆為適例）。從宗教傳統中重新尋求認同，就成為這些穆斯林青年世代回應現實不滿的出口（呂昆



霖，2014；江今葉，2014）。除此之外，當前歐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困境，也使得罪犯和失業的底層，往往成為激進組織吸納的重點族群（Dalton and Coker, 2014）。

針對第二個問題，根據英國研究機構「邵芬」（The Soufan Group）發佈的《敘利亞的外籍戰士》（*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報告指出，敘利亞內戰（還不包括伊拉克）爆發以來，保守估計約有超過12,000名外籍戰士助戰，並持續增源中，遠超過198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此外，外籍戰士來源也日益全球化，至少橫跨81國；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過往西方的刻板印象，外籍戰士竟多為歐美人士。同一時間，最多曾達三千多名。截至2014年，幾乎歐洲各國皆有，其中，又以俄羅斯（超過800名）、法國（超過500名）和英國（超過400名）最多；至於，美國則有大約70名。在歐美國家之外，摩洛哥（大約1,500名）、突尼西亞（大約3,000名）及沙烏地阿拉伯（大約2,500名），也是外籍戰士的主要來源國（Barrett, 2014）；與此同時，根據2014年美國「國家情報總監」（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NI）的估計，當前投入敘利亞內戰的外籍戰士人數也超過7,000人，來自大約50多國（絕大部分來自歐洲和中東）（Zengerle and Hosenball, 2014）。

根據這些廣泛被媒體引用的報告，令人感到慶幸的是，目前台灣還未上榜；然而，周邊鄰近的中國、日本、新加坡、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卻已有本國公民或居民海外助戰的通報（雖然尚無明確數量估算）。顯而易見，「聖戰」朝向全球化蔓延的當下，台灣想要完全偏安於此，不啻淪為鴕鳥心態！

參、「本土恐怖主義」的國境威脅及執法困境

科技化與全球化的「伊斯蘭國」迅速崛起，不僅迅速搶走「基地」組織系統的鋒芒，也成為挑戰歐美國家反恐（Counter-Terrorism）防堵的新興勢力，而作為號召全球反恐領袖的美國，自然也格外關注「伊斯蘭國」的發展動向。

事實上，近期以降，美國政府也開始高度關注「伊斯蘭國」入侵本土的可能性。像是德州州長派瑞（Rick Perry）（2016年共和黨熱門總統候選人）便公開直言，「伊斯蘭國」早已跨越美墨邊界（Campbell, 2014）；儘管「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指出，當前尚未有出現明確證據，顯示「伊斯蘭國」將會攻擊美國本土（Oleaga, 2014）；然而，不少美國執法部門、專家學者和情治單位早已憂心忡忡，「伊斯蘭國」可能會鎖定鬆散的美墨邊界，企圖結合既有毒販和人口交易網絡進入美國本土（Jacobs, 2014），特別是在美國政府長期無力阻擋



南方非法移民湧入的情況之下（Schmidt, 2014）。在此背景之下，結合非法移民與恐怖威脅的相關議題，也已經成為美國共和與民主二黨熱烈交鋒的政治戰場。除此之外，美國情報系統也警告歐洲反恐盟國，「伊斯蘭國」激進組織擬派遣恐怖分子以難民身分混入敘利亞難民，轉進土耳其後，再利用假護照轉往歐陸，策畫恐怖攻擊（蕭白雪，2014）。

然而，此種擔心恐怖份子從境外滲入從事攻擊的思維，毋寧已經是一種舊時的反恐邏輯。正如美國情治單位自己的觀察，雖然不能排除「伊斯蘭國」從美墨邊界進入美國的可能性，但現今真正的漏洞與威脅，其實是許多從海外助戰返回美國的「聖戰士」（Richter, 2014）。

「911事件」之後，恐怖攻擊模式改變很多。傳統上，咸認威脅來自於外，因此反恐重於防堵，本國人士不致被視為威脅；但歐美多元文化社會和移民分歧認同，卻改變一切。有別以往，「伊斯蘭國」領銜的新興恐怖威脅，卻代表一種嶄新的模式。結合全球化的流動性特性及科技化的即時性優勢，嶄新模式的恐怖威脅得以同時「化零為整」和「化整為零」，恐怖份子不再需要冒著高風險偷偷滲入內國從事活動，反而是利用擁有合法文件與資格的本國公民，自由進出國境並隱身於內國之中，成為潛在的恐怖攻擊因子（Chiaramonte, 2014）。

我們可以看到，此種嶄新模式的「本土恐怖主義」，並非想像或臆測，而係已經發生的現實場景。

2014年5月24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Brussels）的「猶太博物館」（Jewish Museum），發生恐怖攻擊，4位民眾（其中3位猶太裔）遭到槍擊身亡，兇嫌主嫌為29歲阿爾及利亞裔、法國籍的奈毛奇（Mehdi Nemmouche），而他就是一位「伊斯蘭國」成員，先前曾投入敘利亞內戰，而此也是海外「聖戰士」返回歐洲本土從事恐怖攻擊的第一起事件，震撼歐美各國（Mulholland, 2014）。

無獨有偶，2014年10月20日，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發生一起隨機開車衝撞軍人的恐怖攻擊事件（一名軍人被撞死），兇嫌為二年前改宗伊斯蘭且思想激進的加拿大公民路婁（Martin Rouleau）。他原本企圖前往海外駐戰，但因為網路激進言論而被監控，護照也被政府查扣，卻仍然無法阻止他出其不意地發動恐怖攻擊（Tucker and Frisk, 2014）。稍晚，2014年10月22日，加拿大首都渥太華（Ottawa）也發生國會槍擊事件，利比亞裔的加拿大公民席哈夫畢鮑（Michael Zehaf-Bibeau）（持有利比亞雙重國籍）擊斃駐衛戰爭紀念碑的一名士兵。兇嫌改信伊斯蘭後，企圖前往中東，正在等待核發護照。雖然護照並未被撤銷，但因為他的旅遊動機受到質疑，因此審查時



間有所延宕，從而刺激他策劃攻擊行動（Peltz, Gillies and Satter, 2014；Gillies, 2014；Bell, 2014）。

在「伊斯蘭國」號召在西方國家（不信仰伊斯蘭的美國人、歐洲人、澳洲人或加拿大人，特別是邪惡污穢的法國，以及其它協助打擊「伊斯蘭國」的國家）內發動聖戰之際，儘管上述行兇事件是否受到「伊斯蘭國」直接指使，成為各方高度關注和爭論的焦點，但很明顯的，「本土恐怖主義」儼然已經成為當前歐美各國首當其衝的嚴峻挑戰。也許，海外助戰「聖戰士」歸國後，未必會成為恐怖份子，但卻可能繼續從事相關連結或激進行動，而因其受過軍事訓練，因此破壞力也會倍增。目前，由於缺乏法令、處罰和監督，多數歐美國家尚無力防杜這類回歸戰士的威脅。

一連串「本土恐怖主義」攻擊事件的爆發，刺激歐美各國紛紛緊縮國境管理尺度，並尋求強化涉外執法的力度的作為。基本上，當前作法可以分為二大重要面向：第一個面向，透過國境管理與國際合作，監督、阻止，甚至處罰各國公民前往海外參與「聖戰」，或聯繫其它境外恐怖活動；第二個面向，則是完備涉外執法程序，針對海外參戰行為進行追訴或提供豁免，並提供社會輔導配套，協助回歸本國「聖戰士」重新適應社會，從事「去激進化」（Counter-Radicalization）計畫，消弭激進份子可能的潛在威脅。

在布魯塞爾攻擊事件後，歐美各國便亟思防治之策，從立法和執法雙重面向著手。像是首當其衝的比利時，便已積極監控和查緝可疑人物及網站（Belgian police launch probe, 2014）；西班牙也破獲多個「聖戰」招募的國際網站（Román, 2014,）；奧地利更逮捕9名企圖前往助戰的人士（Shields and Prodhan, 2014）；加拿大則已監控93名「高風險旅遊人士」（High-Risk Travelers）（諷刺的是，前述蒙特婁攻擊事件的加拿大公民路婁，也是在加拿大政府監控名單中，甚至曾實施多次面談，只是最後仍未能阻止他的攻擊行動），並企圖通過新法案，增加「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CSIS）的權限，允許其在海外執行調查，並得以撤銷雙重國籍恐怖嫌犯的本國公民資格（Palmer, Ljunggren and Valdmanis, 2014）；法國也多次發動攻擊，逮捕多名正要投入海外參戰的法國公民（McPartland, 2014），並從事限制出境、旅遊禁令與扣押證件等預防措施，建立預警機制及網絡，藉此蒐集可疑的資訊（French police stop 'teenage jihadist', 2014）；英國也採取多項措施，包括：要求網路公司協助移除「伊斯蘭國」在網路上的招募影片（Farmer, 2014）、監視從英國轉進中東參戰人士、鬆綁護照查扣標準、施壓航空公司配合查驗安檢名單、給予警察針對可疑人士更多強制執法空間。除此之外，英國也計畫制訂新



法，當安全情況提升為「嚴重」（Severe）（五級中的第二級：恐怖攻擊即將發生）之際，可以免除常規司法程序，允許執法單位撤銷海外參戰人士護照或其它公民權利（Winning, 2014）。

然而，面對嶄新形態的「本土恐怖主義」崛起，鑑於既有跨國打擊犯罪合作架構的缺陷（例如：雖然致力蒐集和監控國際恐怖份子，但囿於諸多實際實行上的限制，以「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為首的國際犯罪資訊平台（包括其所提供的「全球警務通信系統」（I-24/7）或「紅色通報」（Red Notices））、歐盟區域性「歐盟警察組織」（Europol）（包括其所提供的「歐盟警察組織情資系統」（Europol Information System, EIS），或《普呂姆公約》（Prüm Convention）針對反恐、跨國犯罪及非法移民建立的既有合作模式，始終無法真正充分和即時掌握恐怖份子動態，更遑論其能揭露各國內部「本土恐怖主義」的潛在威脅），³統一邊界的歐盟各國也積極尋求區域合作。2014年7月歐盟成員國內政部長在義大利米蘭（Milan）會晤之際，便已開始討論相關因應措施。10月，歐盟各國內政部長正式會議召開，多個歐盟國更提案建議，限制曾赴伊拉克及敘利亞參與「聖戰」的歐洲民眾返國，加強歐洲國家邊境管制（蕭白雪，2014），透過「申根資訊系統」（The Schengen Information System, SIS）進行資訊交換與共享，非歐盟成員國也將納入此一資料庫，希望藉此找出準備加入「聖戰」的激進份子，增加其前往海外投入戰事的難度，也讓各國更容易追蹤他們返國後的行蹤（江今葉，2014）。

2014年9月24日，在美國、英國和法國強勢主導之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也正式針對「外籍恐怖戰士」（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通過決議2178號決議，將「外籍恐怖份子」界定為「前往非居住或國籍屬地從事犯罪、計畫、恐怖行動或聯繫於武裝衝突的個人。」要求各會員國「制訂法令並採取具體措施打擊『外籍恐怖戰士』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加入當地極端組織」（俞力工，2014）。該號決議要求，各會員國應該透過更有效的國境管理及證照查驗，阻止招募、組織、運輸或裝備個人至海外參與恐怖主義的行為（Pilkington, 2014），並持續增加資訊分享、追蹤激進份子、提高機場維安，以及人道合作（特別是海外戰士回國後的「去激進化」配套措施）（Winning, 2014）。在此背景之下，一直作為外籍「聖戰士」從歐洲轉進敘利亞或伊拉克戰場的渠道，位處歐亞交界的土耳其也開始承受極大的國際壓力；儘管外交人員的綁架事件，曾經造成土耳其與「伊斯蘭國」的緊

³ 關於「國際刑警組織」在現今國際執法合作中的角色，可以參見孟維德（2010；2011）。



張關係，但土耳其樂見「伊斯蘭國」推翻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和瓦解伊拉克庫德族的基本立場，也讓土耳其一直對於海外人士「借道」的現象，抱持消極曖昧的態度（Ozbudak, 2014）。直到近期，在美國、歐盟、聯合國及沙烏地阿拉伯強力施壓之下，政策才終於出現改變（Stein, 2014）。

儘管歐美各國已經趕緊亡羊補牢，努力投入「本土恐怖主義」的因應工作，但整體而言，當前面對以「伊斯蘭國」為首的「本土恐怖主義」嶄新模式，仍然存在以下三大難以克服的困境：

首先，阻止本國公民人身自由的成效及爭議：雖然早在2001年，英國便曾根據反恐法令，企圖阻止本國公民參與「基地」組織，並處罰協助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對抗英美聯軍的行為（如果有英國士兵喪生，將會以謀殺和殺人罪起訴海外助戰份子）（Laville, 2014）；唯由於當時海外助戰公民只是鳳毛麟角，此一法令能否在今日發揮實際嚇阻效果，不僅存在很大的疑問（否則，今天也不會看到這麼多的英國公民海外助戰人數），也無法進一步防堵回歸本國的「聖戰士」成為潛在隱憂。除此之外，許多預防性措施的實際效果，似乎也有待進一步檢驗。例如：查扣或撤銷護照的預防性措施能否真正發揮效果？過去，美國曾多次透過撤銷護照打擊恐怖份子，例如：葉門裔美國籍的伊斯蘭傳教士、「基地」組織在葉門的重要領袖埃爾奧拉奇（Anwar al Awlaki）；但今天，同樣採取預防性查扣護照的加拿大，卻反而刺激激進份子策劃境內恐怖攻擊（正如上揭例證所示）。更重要的是，基於國家安全，鬆綁或彈性化法令規範和執法尺度，也可能產生高度的人權爭議，特別是今天鎖定的對象是本國公民（很可能具有合法入出國文件且無任何犯罪前科）。

其次，偵查與追訴本國公民海外助戰活動的難度：今天，許多歐洲國家正在考慮刑罰化非授權的海外助戰，但實際的法律訴追和司法定罪卻極為困難，因為在中東戰亂地區，相關證據根本難以蒐集，可能的司法互助也緣木求魚。例如：近期英國也會以聯繫敘利亞恐怖主義為名，逮捕多名擁有雙重國籍或本國國籍之公民，但其中僅有極少數最後獲得足夠證據予以起訴；另一方面，賦予法律懲罰不僅可能阻礙海外參戰公民回歸的可能性（像是沙烏地阿拉伯2014年制訂的新法，便針對海外助戰公民提供「豁免期間」，就是希望鼓勵他們回歸，目前已有300多位回國並接受輔導），也可能導致無法出國參與「聖戰」的激進份子，反而將攻擊焦點轉移至內國政府。

最後，回歸「聖戰士」追蹤的困難：如何協助回歸者重新適應社會，並消弭激進思想及行動，也是防止「本土恐怖主義」發生的重要環節；然而，如何認定一位曾經出入敏感地區的本國公民就一定是「聖戰士」？退一萬步言，就算本國公民曾經參與



海外「聖戰」，倘若本國法律並未處罰或證據不足，在沒有前科或犯意的情況之下，本國政府又該以何種名義將其視為潛在安全威脅，並予以實施回歸輔導或監控管理？除了回歸戰士的威脅之外，恐怖組織透過先進科技平台與全球化網絡在各國傳播的激進思想，結合各國內部的社會不滿氣氛，也可能造就一批又一批毫無犯罪跡象、臨時起意且化整為零的恐怖份子；事實上，面對這種「內部的敵人」（The Enemy Within），就连反恐領袖美國也不得不承認，目前似乎毫無應對之策（像是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即為適例）（Ganley, 2014）。畢竟，激進思想的傳播，在表彰民主與開放的社會中，並不是一種犯罪！

肆、台灣之子：未來國境管理的死角？

試著想像一個可能出現在台灣的情況：「一位新移民之子，生於台灣，長於台灣。雖然擁有完完全的公民身份及權利，但可能受到主流社會歧視與排擠，也可能受到父母背景的感染或啟發，甚至是宗教理念的驅使，使得其決定回到父母故鄉或宗教聖地，參與激進組織或戰爭。」請問，台灣應該如何因應？

這個想像式的提問，並非純粹理論性的預測，也不是只會發生在遙不可及的將來，而是可能隨時在台灣上演的全新威脅，一個台灣政府與民眾尚未充分意識與警覺的巨大威脅！不斷走向多元社會分歧認同的台灣，在移民及歸化人口與日遽增的情況之下，今天發生在歐美社會中的「本土恐怖主義」，台灣為什麼可以自外於此？正當「伊斯蘭國」不斷利用全球化及科技化優勢擴展勢力之際，台灣也沒有理由可以催眠自己，不會受到這波新興威脅的影響（事實上，就在2014年11月02日，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也已查獲3名敘利亞籍庫德族旅客，為逃避「伊斯蘭國」迫害，持希臘假護照來台）（高興宇，2014）。

然而，我們要問的是：「台灣準備好了嗎？」

為了回答這個提問，在以下的討論中，本文將分從國境管理與涉外執法二個面向切入思考，檢視當前的反恐思維、法令規範，以及內政部移民署與警政署轄下外事警察間的分工模式，針對「本土恐怖主義」帶來的可能挑戰提出反省。

長期以來，如同其它歐美國家一般，台灣對於國境安全威脅的想像，始終是停留在「由外而內」的模式，立法與執法的目標皆鎖定在「外部的敵人」；儘管近年國境管理事權逐步統一（特別是在「內政部移民署」成立之後），但此種對於國境安全威脅的刻板想像，仍然主導法令規範內容與實際境管工作（例如：《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18條關於外國人禁止入國之規定，以及《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2條及第13條關於外國人簽證拒發、撤銷或廢止之規定，皆為適例）。舉例而言，倘若以上述想像個案為例，目前台灣境管單位擁有權限阻止本國公民海外助戰嗎？

綜觀《入出國及移民法》，除了第5條規定「居住台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及第6條規定「國民」之外，其餘篇幅皆以「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入出國、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驅逐出國及收容」為主要規範對象。基本上，非法定國家安全人員，「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出入國皆不需申請許可（參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5條第1項），但「有事實足認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涉及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或「依其他法律限制或禁止出國」者除外（參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及第10款）。就此而言，理論上，欲前往海外參戰之台灣國民，自可以「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名，予以限制出國預防處分；但實際上，情況卻沒有如此簡單。因為除非已遭限制出境或相關單位（無論是國安、司法或軍警憲調）已經獲得證據，否則根本無從確認可疑的出國國民，特別是很多可能助戰的國民並無任何前科與記錄，也可能是從第三國（就像前述的土耳其）轉入目的戰場而難以確知最終行程。由於海外參戰也不符「內亂罪」與「外患罪」的構成要件（參見《刑法》第100條至第115條），因此唯有透過特別立法限制海外助戰，始能符合本條「依其他法律限制或禁止出國」之要件。

儘管依據《護照條例》規定，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有權「不予核發、扣留或廢止暨註銷原核發護照（參見《護照條例》第18條及第19條），但仔細推敲相關處分要件，似乎僅有「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通知主管機關者」一項，可以作為箝制海外助戰公民護照的基礎，⁴但所謂「司法或軍法機關」，根據「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及「郭瑞芳君因廢止及註銷護照事件（院臺訴字第1010139904號行政院訴願決定）」，雖然檢察機關也被涵蓋在廣義的司法機關概念之中（偵查或追訴中的對象也可適用），實際上卻仍難據此拒發、扣留或廢止海外助戰公民的護照。原因在於，除非海外助戰公民涉及本國犯罪或台灣擁有管轄權之境外犯罪事項（台灣對於海外助戰公民之可能犯罪有無管轄權力及追訴可能，詳見後述），「司法或軍法機關」根本也無從告知主管機關執行本法相關規定；事實上，誠如前述，很多海外助戰國民在本國並無任何前科與記錄，本國「司法（檢察）或軍法機關」也根本無從得知其實際海外助戰

⁴ 《護照條例》第18條第1項第3款，雖然規定「其他行政機關依法律限制申請人出國或申請護照並通知主管機關者」亦得作為「不予核發」護照之依據，唯目前台灣尚無法令限制海外公民助戰。



犯行。

倘若同以上述想像個案為例，另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是，當前台灣境管單位擁有權限禁止海外助戰的本國公民返國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提問一個問題：「如果並未違反法令，亦未符合國家限縮人權法令，本國公民入出國自由可以被限制嗎？」答案當然是「否定」！事實上，除非「被發現」涉及本國犯罪或台灣擁有管轄權之境外犯罪事項，否則，一位海外助戰的國民自然可以像參加海外觀光的本國公民一般，自由入境國門回到台灣。

根據現行中華民國《刑法》關於管轄權之規定，除非具有「隔地犯」特徵、⁵符合「普遍管轄原則」列舉之罪，⁶或觸犯之罪為「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除外），⁷台灣對於境外國民犯罪並無管轄權。一般而言，海外助戰行為鮮少具有「隔地犯」性質，也不符合「普遍管轄原則」列舉之罪。當然，助戰行為本身，勢必涉及破壞、傷害或其它侵害人權及法益之情事，姑不論這些犯行在「無政府（和法令）狀態」的地區或國家中（就像今天的敘利亞與伊拉克），早已堪稱「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依據「重罪吸收輕罪」之法理，這些犯行也應被視作整個「戰爭罪」實施之部分而加以論處，不能套用「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管轄權認定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現行中華民國《刑法》並無處罰「戰爭罪」；儘管在國際法上，「戰爭罪」（War Crimes）的概念已經漸次成熟，在聯合國通過《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或稱《羅馬規約》）（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Rome Statute）並經多國簽署及批准之後，稍後設立的「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也已實踐「普遍管轄原則」，開始追訴重大戰爭刑事責任罪刑，但對於無法簽署和批准相關條約或協定的台灣，直接套用「戰爭罪」處罰海外助戰國民的作法，顯然不是一個可取的作法。

基本上，台灣屬於國際法理論中的「二元論」體系，國際法必須經過「轉化」程序處理，予以「內國法化」（例如：近年「二大人權公約」的實施，便係透過專門制訂「施行法」，作為取得國內法效力之依據）；儘管某些已經具有高度共識的國際法內容，也被認為具有拘束非締約國的效力，像是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與侵略罪等；但除了滅絕種族罪已有《殘害人群治罪條例》勉強對應之外，其它罪刑在

⁵ 《刑法》第4條。

⁶ 《刑法》第5條。

⁷ 《刑法》第7條。



台灣均未有充分規範，基於「罪刑法定」原則之要求，在未經充分「內國法化」之前，仍不宜作為國內法源（許耀明，2012；蔡浩志、陳顯武，2009；陳荔彤，2012）。換句話說，除非進一步的立法或修法，否則，仍不能逕自以「戰爭罪」為名實行管轄權，率然針對海外助戰國民展開刑事偵查與訴追。⁸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是，即便今天台灣透過立法或修法，緊縮境管法令、執法尺度並實施刑事追訴，如何得知本國公民具有海外參戰的動機，以及其從事海外參戰的實際情況，囿於相關資訊取得可能極為困難，加上缺乏國際資訊分享平台，主管機關可能還是會面對很大的困難。誠如前述，今日歐美國家對於本國公民海外助戰極為苦惱的關鍵：一方面，就是傳統國境管理思維及制度，鮮少將本國公民視為潛在威脅；二方面，則是因為「天高皇帝遠」的海外助戰行為難以掌握，進而無法追蹤、偵查或訴追，從而使得海外助戰本國公民在回國之後，也可以安穩地隱沒於其熟悉的本國社會。

伍、台灣涉外執法工作的再思考（代結語）

如前所述，面對「伊斯蘭國」帶來「本土恐怖主義」的威脅，今天歐美各國陷入國境管理與執法的三大困境：無法有效阻止本國公民海外參與「聖戰」、也無法偵查與追訴本國公民海外助戰行為，同時，也難以追蹤「聖戰士」回國後的潛在威脅。就此而言，今天台灣現制究竟能否因應此種挑戰呢？

首先，內政部移民署作為管理國境的要角（參見《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第2條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4條），似乎並未被賦予因應「本土恐怖主義」的充分權

⁸ 附帶一提的是，國際法理論中存在「正義之戰」（Just War）的觀念，今日本國公民投入海外「聖戰」的助戰行為，究竟能否被視為「正義之戰」而免除「戰爭罪」控訴？其實也存在很大的爭論空間。一般認為，「正義之戰」講究發動戰爭原因的正當性及戰爭行為的合宜性，今日所見名為「聖戰」的殘暴恐怖攻擊，可能很難與「正義之戰」劃上等號；然而，如果包裝恐怖攻擊的「聖戰」不符合「正義之戰」要求，從歷史上嚴格檢驗，其它歐美國家以「反恐」的掠奪戰爭，也可能難以符合「正義之戰」的標準。顯見，「正義之戰」本身不僅存在很大的模糊性，也難與「戰爭罪」劃分清楚界線，背後充分揭示西方強權主導國際秩序的政治現實；事實上，倘若今日中東「聖戰」真的名副其實，沒有任何屠殺平民或逾越戰爭合宜性的舉動，而其戰爭動機也具有充分的正當性（例如：推翻暴政或打倒墮落的歐美入侵勢力），此時，我們還能將「聖戰」視為一種「戰爭罪」嗎？可以預期的是，歐美國家還是會將敵對勢力「貼上」負面的標籤，將「正義之戰」視為專屬歐美強權的概念。由於相關論辯牽涉複雜之國際關係和國際公法理論，此處不再贅述，進一步論辯可以參見Wood (2005) 與May (2007)。



限。綜觀台灣現行國境管理法制，內政部移民署不僅無力限制本國公民海外參與「聖戰」，也無法阻止「聖戰士」重返祖國！主要原因便在於，長期以來，國境威脅都被視為來自「外部」，外國人士才是國境管理鎖定的對象。不誇張地說，基本上，面對具有本國公民身份的「聖戰士」，今天台灣的國境大門幾乎完全敞開！就此而言，正如今天歐美各國積極尋求對策的情況，如何在兼顧人權保障及反恐需求之下，透過法制的重新調整或彈性的執法措施，有效強化國境管理對於本國公民的約束，毋寧正是台灣必須未雨綢繆的工作。

其次，針對準備前往海外助戰的本國公民，以及海外助戰回國之後的「聖戰士」，今天台灣究竟有無能力實施預防（例如：預先查扣護照或教育等等）、追蹤（例如：監視並分析可疑行為等等）、訴追（例如：針對海外助戰展開司法程序等等）或輔導（例如：實施「去激進化」方案等等），也是一個必須亟待面對的尖銳考驗。嚴格來說，無論預防、追蹤、訴追或輔導，今天台灣對於「本土恐怖主義」的認識和準備，可說完全付之闕如！

就此而言，長期負責涉外刑案偵查、反恐偵監及涉外情報蒐集的外事警察（參見《內政部警政署處務規程》第4條及第8條）（許秀琴，2005），理論上，其實非常適合作為相關預防、追蹤、訴追或輔導的推動要角；然而，囿於目前實務上對於「涉外治安案件」的認定過於狹隘，⁹多侷限於「外國人」在台灣的違法或犯罪情事，忽略國民境外犯罪的潛在威脅，也使得外事警察無法作為因應「本土恐怖主義」的要角；事實上，內政部移民署業務獨立後，外事警察的職能及角色定位，便始終備受各方爭議。如何利用外事警察優勢（例如：熟悉外語及外國事務），擴大「涉外治安案件」界定範疇，進而爭取主導「本國公民涉外事件」（無論是「本國公民的境外犯罪」或「本國公民在境內聯繫外國或外國人士之犯罪」）的主導權，不僅將有助於凸顯外事警察工作的主體性，也將有助於「本土恐怖主義」之防治。

當然，防治「本土恐怖主義」的工作經緯萬端，絕非單單強化外事警察角色可盡全功。本文上揭討論，旨在凸顯「本土恐怖主義」刻不容緩的潛在威脅，並提出問題邀請有識論者共同關注。

⁹ 根據《警察機關處理涉外治安案件作業規定》，「涉外治安案件」係指牽涉外國人、事、物之治安案件。理論上，治安案件構成事實涉及外國地者也應包括在內，例如：本國國民境外犯罪；但實際上，卻未納入警政單位涉外治安案件的分類中（江世雄，2013）。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 〈巴黎舉行百萬人反恐大遊行40多國政要助陣〉。(http://china.cnr.cn/yaowen/20150112/t20150112_517384841.shtml) (2015/1/12)
- 江今葉 (2014)。〈歐洲各國憂青年成聖戰士〉。(<http://www.cna.com.tw/topic/newsword/49-1/201407310008-1.aspx>) (2014/10/14)
- 江世雄 (2013)。〈論我國涉外案件偵處過程的相關問題〉收錄於《涉外執法的傳承與蛻變：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創系主任余昭教授紀念論文集》頁215-257。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 呂昆霖 (2014)。〈外籍聖戰士與聖戰全球化〉。(<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0143>) (2014/9/21)
- 孟維德 (2010)。〈國際執法合作模式及其情資交換機制〉《警學叢刊》第41卷第3期，91-123頁。
- 孟維德 (2011)。〈國際警察合作機制之研究：以警察聯絡官為例〉《涉外執法與政策學報》第1期，59-92頁。
- 俞力工 (2014/10/12)。〈名家觀點：誰更「恐怖」〉。(<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008001442-260109>) (2014/10/8)
- 高興宇 (2014)。〈庫德難民桃機現形〉。(<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02000611-260102>) (2014/11/2)
- 許秀琴 (2005)。〈外事警察業務之規劃與執行：以外僑居停留查察登記業務為例〉《警學叢刊》第35卷第4期，117-136頁。
- 許耀明 (2012)。〈未內國法化之國際條約與協定在我國法院之地位〉《司法新聲》第104期，20-27頁。
- 陳荔彤 (2012)。〈國際刑法普遍性管轄的回顧與前瞻：普林斯頓原則〉《檢察新論》第11期，92-132頁。
- 陳瑞霖 (2014)。〈來參加聖戰重拾哈里發的光輝吧！ISIS 如何宣傳極端組織（國家）〉。(<http://technews.tw/2014/09/02/join-the-jihad-the-media-strategy-of-isis-to-recruit-in-the-internet-era/>) (2014/10/14)
- 蔡浩志、陳顯武 (2009)。〈國際刑法國內法化之現範取向分析：以德國模式為借鏡〉《軍法專刊》第55卷第2期，51-80頁。



蕭白雪（2014）。〈喬裝難民IS份子潛入歐洲〉。（<http://udn.com/NEWS/WORLD/WORS1/8982838.shtml>）（2014/10/12）

二、英文文獻

“Belgian police launch probe into ‘jihadist training camp’.” (<http://www.france24.com/en/20141004-belgium-police-launch-probe-jihadist-training-camp-woods-ardennes/>) (2014/10/4)

“British jihadists becoming disillusioned at fighting rival rebels and want to come home.”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syria-crisis-british-jihadists-becoming-disillusioned-at-fighting-rival-rebels-and-not-assad-regime-9713279.html>) (2014/10/17)

“Charlie Hebdo: Major manhunt for Paris gunmen.”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0719057>) (2015/1/12)

“French police stop ‘teenage jihadist’ from flying to Syria,” (<http://www.france24.com/en/20140831-jihadist-recruiter-arrested-france-nice-syria-police/>) (2014/10/20)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ISI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10/statement-president-isil-1>) (2014/9/10)

Barrett, R. (2014).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http://soufan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TSG-Foreign-Fighters-in-Syria.pdf>) (2014/10/25)

Bell, S. (2014). “Ottawa shooter read posts by ISIS convert calling for ‘jihad in Canada’.” (<http://news.nationalpost.com/2014/10/23/ottawa-shooter-read-posts-by-isis-convert-calling-for-attacks-on-canada/>) (2014/10/30)

Campbell, C. (2014). “RICK PERRY: There is ‘a very real possibility’ ISIS forces have crossed US-Mexican border.”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rick-perry-isis-forces-crossing-us-mexican-border-2014-8>) (2014/10/12)

Chiaramonte, P. (2014). “Border crisis could provide cover to ISIS operatives, say experts.” (<http://www.foxnews.com/us/2014/07/07/isis-could-take-advantage-weakened-us-border-for-terrorist-attack/>) (2014/10/12)

Coghlan, T. (2014). “Let us come home, say young British jihadists.” (<http://www.thetimes.co.uk/tto/news/world/middleeast/article4197191.ece>) (2014/10/17)

Dalton, M. & Coker, M. (2014). “How Belgium became a jihadist-recruiting hub.”



-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how-belgium-became-a-jihadist-recruiting-hub-1411958283>) (2014/10/7)
- Farmer, B. (2014). “Police want more help to remove online jihadist recruiting videos.”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terrorism-in-the-uk/10920654/Syria-jihad-fears-see-record-numbers-sent-to-anti-extremism-schemes.html>) (2014/10/2)
- Ganley, E. (2014). “New Islamic State jihadist threat makes policing harder.” (<http://www.smh.com.au/world/new-islamic-state-jihadist-threat-makes-policing-harder-20140924-10183i.html>) (2014/10/20)
- Gillies, R. (2014). “Gunman in Canada attack prepared video of himself.”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c71714156939470085ff99316dbf3b0b/gunman-canada-attack-prepared-video-himself>) (2014/10/30)
- Gunter, J. & agencies. (2014). “Iraq crisis: what is the Islamic State.”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raq/10891387/Iraq-crisis-what-is-the-Islamic-State.html>) (2014/10/12)
- Jacobs, A. (2014/10/12). “Homeland Security warns of possible Isis attack on U.S. border.” (<http://fox5sandiego.com/2014/08/29/homeland-security-warns-isis-attack-on-united-states-border-is-possibility/>) (2014/10/12)
- Laville, S. (2014). “Social media used to recruit new wave of British jihadis in Syria.”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apr/15/social-media-recruit-british-jihadis-syria-twitter-facebook>) (2014/10/16)
- Lock, H. (2014). “How Isis became the wealthiest terror group in history.”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how-isis-became-the-wealthiest-terror-group-in-history-9732750.html>) (2014/10/20)
- Maher, S. (2014). “Why the British jihadis fighting in Syria and Iraq are so vicious, by SHIRAZ MAHER.”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730372/Why-British-jihadis-fighting-Syria-Iraq-vicious-SHIRAZ-MAHER.html>) (2014/8/20)
- May, L. (Ed.). (2007). *War crimes and just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oy, T. (2014) “How ISIS and other jihadists persuaded thousands of Westerners to fight their war of extremism.”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4/06/17/how-isis-persuaded-thousands-of-westerners-to-fight-its-war-of-extremism/>) (2014/10/1)



- McPartland, B. (2014). "French police hold six in anti-jihadist raids." (<http://www.thelocal.fr/20140513/jihad-syria-france-police-anti-jihadist-raids>) (2014/10/12)
- Mulholland, R. (2014). "French police arrest Syria jihadist over Brussels Jewish Museum murders."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france/10868197/French-police-arrest-Syria-jihadist-over-Brussels-Jewish-Museum-murders.html>) (2014/6/29)
- Oleaga, M. (2014). "Immigration border crisis: Homeland Security addresses possibility of ISIS terrorists crossing US-Mexico border." (<http://www.latinpost.com/articles/21294/20140912/immigration-border-crisis-homeland-security-addresses-possibility-isis-terrorists-crossing.htm>) (2014/10/18)
- Ozbudak, C. (2014). "ISIS crisis on Turkey's borders: Hostages and refugees."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views/news/middle-east/2014/09/22/ISIS-crisis-on-Turkey-s-borders-Hostages-and-refugees.html>) (2014/10/20)
- Palmer, R., Ljunggren, D. & Valdmanis, R. (2014). "Canada must do more to thwart radical threat, security officials say."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0/27/us-canada-attacks-idUSKBN0IF0OE20141027>) (2014/10/30)
- Peltz, J., Gillies, R. & Satter, R. (2014). "Canada gunman wanted a passport to go to Mideast." (<http://news.yahoo.com/canadas-pm-says-shooting-rampage-terrorism-055949023.html>) (2014/10/30)
- Pilkington, E. (2014). "UN unanimously passes resolution to combat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sep/24/un-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terror-threat-obama>) (2014/10/12)
- Richter, G. (2014). "Ex-CIA agent: ISIS is in America; some have entered from Mexico." (<http://www.newsmax.com/US/ISIS-border-threat-mexico/2014/09/02/id/592180/>) (2014/10/12)
- Román, D. (2014). "Spanish police break up alleged Jihadist recruitment network."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eight-suspected-jihadists-arrested-by-spanish-police-1402903932>) (2014/10/8)
- Schmidt, M. S. (2014). "U.S. pushes back against warnings that ISIS plans to enter from Mexico." (http://www.nytimes.com/2014/09/16/us/us-pushes-back-against-warnings-that-isis-plans-to-enter-from-mexico.html?_r=0) (2014/10/14)
- Shields, M. & Prodhan, G. (2014). "Austria detains nine suspected of wanting to join



- militants in Syria.” (<http://uk.reuters.com/article/2014/08/20/uk-austria-arrests-idUKKBN0GK1F820140820>) (2014/8/20)
- Stein, A. (2014). “Turkey’s response to ISIS and the crisis in Iraq.” (<https://www.rusi.org/analysis/commentary/ref:C53C65D249F758/#.VFBubCKUfCo>) (2014/10/20)
- Tucker, E. & Frisk, A. (2014). “Canadian soldier dies in Quebec attack ‘linked to terrorist ideology’.” (<http://globalnews.ca/news/1625585/canadian-soldier-struck-by-car-in-quebec-has-died/>) (2014/10/30)
- Tucker, E. (2014). “Who is Quebec terror-linked suspect Martin Rouleau.” (<http://globalnews.ca/news/1626457/who-is-quebec-terror-linked-suspect-martin-rouleau/>) (2014/10/21)
- Winning, N. (2014). “U.K. to toughen anti-terror measure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u-k-raises-terrorist-threat-level-to-severe-1409320639>) (2014/10/7)
- Withnall, A. (2014). “Iraq crisis: Isis changes name and declares its territories a new Islamic state with 'restoration of caliphate' in Middle East.”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isis-declares-new-islamic-state-in-middle-east-with-abu-bakr-albaghdadi-as-emir-removing-iraq-and-syria-from-its-name-9571374.html>) (2014/10/12)
- Witte, G. (2015). “In a kosher grocery store in Paris, terror takes a deadly toll.”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europe/paris-kosher-market-seized-in-second-hostage-drama-in-nervous-france/2015/01/09/f171b97e-97ff-11e4-8005-1924ede3e54a_story.html) (2015/1/12)
- Wood, N. (2005). *War crime or just war? 2003-2005: The Iraq war*. London: South Hill Press.
- Zelin, A. Y. (2014). “The War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for supremacy of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uploads/Documents/pubs/ResearchNote_20_Zelin.pdf) (2014/8/26)
- Zengerle, P. & Hosenball, M. (2014). “U.S. spy chiefs say number of foreign militants in Syria rise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1/29/us-usa-security-syria-idUSBREA0S1XL20140129>) (2014/10/1)

